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一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九

唐紀

按歐陽公作唐新史成於嘉祐五年溫公之書雖多無害也又有真觀政要親與公諫錄及唐舊史通鑑皆參用之文多不同今李若用唐史只林史臣不以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 在位九年 壽七十

諱淵字叔德李氏隴西人其祖亮佐周伐魏有功為柱國

周閔帝受禪追封唐國公亮生昞昞生暉暉生淵淵封唐公

淵位隋以功進封唐王義寧二年受隋禪因號唐

戊寅武德元年四月字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自稱大丞

相。蕭銑即皇帝位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蓋交趾

北距漢川鐵百有之勝兵十餘萬。五月戊午隋恭帝

禪位於唐王即皇帝位。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

奉越王即帝位。元皇泰以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

諸軍事世充漸結黨援恣行威福子弟咸與兵馬。震內

外皇泰拱手而已。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全大破交戰

疆。盛東自契丹。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

世充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餽道不可勝紀。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大學。四門生合三

百餘員。郡縣學各置。上侍裴寂持石稱為

裴監而不名。委蕭瑄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問瑄。瑄以

我盡力。繩違舉過。人皆輝之。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

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

替斗面。登帝位。待其德之之身。不知隋夫之之。不難也。臣

謂且易。且。後職務盡下。情。省表。大。必。下。詔。褒。稱。擢。為。治

書侍御史。賜帛。天。百。匹。加。獻。八月。薛舉。卒。太子。仁。果。立



係以
以有
受賞

系有

○九月初李密既殺程讓頗自驕矜開洛口倉散米無防
 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乘瀆路白
 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具謂
 晉閻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閻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
 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
 大業哉李密與下世充戰失利與眾二萬人歸關中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
 由是國勢浸弱秦主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將兵報
 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士卒大潰斬首
 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追
 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將諸將
 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
 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驕卒
 悍吾時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
 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果
 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隴東
 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
 威銜恩皆願效死繼衛○上使李密迎秦主世民於幽州
 密自恃智勇功各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
 謂段闢山曰真英主也不知是周以定禍亂乎○徐
 世勣據李密舊境本有所屬魏徵遣使至長安久不為朝
 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遣
 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李密曰此民
 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勳
 以邀富貴也吾嘗取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

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上聞世勳使者至無志

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勳意上乃數曰徐川勳

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出○李密騎首自久

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對東

於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將陛下請往收而撫之一相

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且上以伯當為密副而遣之一

二月李密山遼陽排林縣城驅逐一數百趣而山東

盛埽帥擊斬之傳首長安一○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

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

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

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持承恩遇命所司按以

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

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如按侍御一出

已狃二年初定租庸調法一則有租有庸有調有身則

有庸租出夏霜出綿母丁租二石綿二匹綿三兩自茲以

外不得橫有調斂出本紀○上考第其臣以李綱探伏

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

李綱探伏加忠

李素

李密

○王世充即帝位國號鄭○七月劉武周進逼并州齊工

元吉乘州奔眾兵受曹陽上蒙薛深以城納武周○武周

軍勢甚盛關中震駭上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

庚辰三年世民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

將尉遲紅弼敬德驍相等四月金剛食盡比走世民追及

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比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

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

日不解甲三日矣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安降世以有敬德甚喜以為右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而討營湘

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山嶽使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

擊王世充。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恒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

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

之金曰大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言忠良公自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其事之

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赤騎萬餘徑至圍之單維信引禦軍與世充直趨世

民敬德躍馬大呼揮刺雄信喜世充兵稍却敬德與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世充敗往邊無所

礙岳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示之遠也賜放金銀一以從自

是寵遇日隆敬德意益漸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最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

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驟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奪其稍山嶽使傳

辛巳西平唐兵圍洛陽城中之食言建德之乃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後修前好世民集將議之皆請避其鋒郭

孝恪曰王出元窮威重將四面縛實建德連糧遠來助之王世充據洛陽郭孝恪曰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旬兩主

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建德中槩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

世民因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說將曰吾所恃

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削太子羣

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是後

心窮人欲無立得乎命撤端門樓殿乾陽殿毀則天門及

闕發諸道場建德廟○七月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

南兵執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攻拔相

州又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

世民齊王元吉討之○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

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两輕

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出志○上以秦王世民功大

前代官不足以補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

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

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

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萃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

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詒議典載蘇昂天策府從事中郎

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書曹李守素國子助

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亡曹許敬宗

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二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

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

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首號十八

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口時人謂之登瀛洲山本紀及

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

補外官世民患之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

佐之才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

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室

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畧者玄齡必

曹高陽一

劉黑闥
後建德
萬境

行開元
通寶前

秦主開
館屬

十八學
士

房玄齡
杜如晦

李璣

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上嘆曰

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幽燕詔發巴蜀兵

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

蕭銑時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

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

見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

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覆之江中

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

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

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何安用之今棄舟

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艱同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

內外阻絕銑乃謂羣下曰夫不補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

力屈則百姓蒙患吾尚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

銑乃下令開門出降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

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都市

至午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秦主世民擊

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上謂羣臣

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大常卿鄭元璠曰

死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大羊之

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

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洲進陷涇州○十月淮陽王道玄与

黑闥戰於下博兵敗為黑闥所殺山東襄陽州縣皆叛附

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道玄數徙秦

李璣

蕭銑

敗

蕭銑

秦主

黑闥

突厥

五

黑闥

襄陽

世民不
為笑刃
所傷

建成謀
傾山民

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
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暴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
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
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
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
太子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
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游賊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
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
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
六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
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
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執如拉朽
拉洛殺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薛舉薛
安太子九請行上許之○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
闥黑闥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闥食盡散夜遁
范祖禹曰王魏以輔道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
祖反於秦主則端位安矣且建成慨為太子則固其國
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黨僚以自助是
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
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癸未六年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文承孫降斬之

五正

吳季

定租庸
調法

甲申七年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
內人物置重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二月
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
季○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
減什之二寡妻寡子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

漢高祖

說江都
變突厥

世民諫
江都變
感突厥

者世民

世民固
責突厥

歲入租粟二碩調隨土地所宜絳綃純布歲後二旬不役
 則收其備日三尺有事而加授者旬有五曰免其調三旬
 租調但免水旱虫霜為灾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食貨志。七月或說上曰突厥所以
 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
 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
 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
 奈何以胡寇擾邊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掃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
 假數年之期請繫詣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
 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其諸世民曰突厥雖屢為凶惡得
 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
 耳上海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軍事之後猜嫌益甚出突
 賊。八月突厥寇原州并緘四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
 利二可汗率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引兵
 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
 城下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曰汝不敢出
 吾當獨往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
 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闔獨出與我鬪又遣
 騎前告突利曰尔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
 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
 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
 度我無他意更欲與主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
 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虜雨弥時筋
 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乃禦羣
 利日翻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

唐史高祖

和

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無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因音義之與盟而去出突厥傳

張鎮周
用不祀
世人不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與之酌宴散髮箕踞如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父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出本傳

傅奕
博論佛

丙戌九年大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以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託一途謬張六道竊人主之權

上使世
民居洛

擅造化之力其弊害甚良可考矣說自旨議其善唯大僕卿張道源稱奕之言合理蕭瑄曰世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不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瑄不生於空桑乃導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瑄之謂矣瑄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辨奕○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曰建成年長為嗣曰父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觀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

建元
世民

遂離跡下建成元吉

後宮日夜請世民於上上信

之元吉嘗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

以爲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世民腹心長

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

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眾曰天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

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木下則爲

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

來身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次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

而不吉甫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大白復經天傳突密奏

太白見秦分以秦半常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

世民遂定意成廢百濟謝遂宮上曰世民兄弟無私毫負

今欲殺臣以爲世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

問汝宜早參奏申世民遂率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

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射遂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

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絆墜不能起死元

吉遂至奔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

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焉如

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歿秦主功高望重其爲姦

謀今秦主已討而誅之秦主功蓋宇宙卒士歸心陛下若

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

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大

子處決然後聞奏此本紀及建

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

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執逼必不相容鄉

世民殺
建成元
吉

世民爲
太子

唐書

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亦有子臧
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然後推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
迫遂至蹂血禁門爛人推刃同氣貽誠千古惜哉夫創
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嗣代之傳繼得
非有所拍振以爲口實乎

孫甫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
為常法若夫古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
子不賢次子不賢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主
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
舉兵以求無一事可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雖至愚
者知其不可出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况受禪之
初天下未定河沒汲於立子也善哉命王憲讓太子之

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不易之論也

世長權
目至朝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
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
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
禮之引為營事主簿亦召上柱國尉於雋州皆為諫大夫
范祖禹曰齊相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
相公以霸何哉相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
世子也相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相公既入而
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相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
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
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
仲不得終離相公而得之以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
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

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
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
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
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
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
不信也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
簡肅中外大悅。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
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 並出太宗此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
亂而家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
憑藉扶持而能承其天命歟

詔以宮女衆多幽閉可憐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世書文
突厥入
寇

太宗。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
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
便橋之比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
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
汗固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
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
疆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使尋請禮遣
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因思力於門
下自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從詣渭水
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呼下馬羅拜俄
而詰軍繼至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擬身輕出軍容
甚盛有懼之聖詔軍使却而布陳獨留高士廉房玄齡等
以上輕敵印馬固諫上曰吾善與之已孰非卿所知突厥所

唐高祖

盟利
於使橋

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
我不能禦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不
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
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
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
頡利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
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
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
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
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無戒如拉朽命長孫無
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
躡其後覆人如反掌身死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

射
殿庭教

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
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唱以金
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墜不復設備然後養威
俟鬯舉可成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知之
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以
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彦博還朝出
使虜使也口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論之曰我秋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逸則忘戰是以寇
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北狄死軍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
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
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
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赤心置其

唐高祖

腹中柰何猶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
間米爲精銳

范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
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人何患乎士之不
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爲卒伍之師非所以
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正務而急於
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威加海公非帝
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肅兵

定勳

不教
尉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
其彊弱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
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
取勝多在此也出政○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畿邑命
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
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
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
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
禍乃實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
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
尚無所私吾儕何可不安其分遂皆浼服出法○房玄齡
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
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
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
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公不論其

置學士

賢不肖而直言嗟然豈為政之體乎

置書

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

兼學士

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

商權

政事或至夜分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

學生

○民部尚書製矩奏民曹突厥暴殘者請戶

給納

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

其實

戶有小大皆得雷同給賜乎於其計口為率○上與

羣臣論

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

者由

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

當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

為盜

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

力不

聞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

於民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

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

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惑矣朕常以

此思之

故不敢縱欲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

朕皆粘之

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

亦當恪勤

職業副朕此意政○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

入卧内

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分

上遣使

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

可并點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

數四

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

役取之

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得其道不在

衆多

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禦敵於天下何必多取

細弱

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

信

唐書

徵以直
言

溫公
大

法
人於

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通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并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元年，祖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其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變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鄙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鑿鑿錄。○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車屯，故以入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世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被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在其糟而地其酒。又曰：公漫漫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日而視於未形，雖對纒塞耳而聽於無聲，雖賜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傳。○上患吏多受欺，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以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本傳。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諂；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即要卷之三十九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

唐紀

太宗文武孝皇帝上 在位二十三年 壽五十二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隋末天下已亂世民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高祖克長安受隋禪封為秦王是時僭叛皆秦王所討平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於秦王為同母兄弟以其功高忌之謀害秦王未發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以兵殺建成元吉高祖乃以秦王為皇太子即位丁亥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

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禮樂○制自中書門

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王珪傳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

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

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

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

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

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

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

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

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

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

冤獄胄本傳○上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

李食

魏嗣

分天

以弓

誠治

不盡心但於今未有詩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

長古之致治者豈惜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謂

一出之人德彝慙而退或觀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

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戮庭賜

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

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

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順德本傳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

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

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

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

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

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地理志○上謂

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

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

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癖者辨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備知

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

疾苦及政事得失正翻○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

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

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

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按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從善朕

不取也○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

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

此周
秦始

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
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
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謝不及 正觀政要

范祖禹唐鑑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服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
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世或以
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
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无
時而可也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又長秦
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九月中書
令宇文士及能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
參豫政事自此始 本紀曰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

責
徵不
存形

忠臣
良臣
之異

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
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
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
讓徵且曰自今且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官相与尽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
具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
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
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召臣協心俱事尊榮所謂良臣
龍逢 皮江 比干面折廷爭身諫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絹
五百匹 魏徵傳

致堂管見曰忠良一道也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夫稷
契逢干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
敢強諫則曰吾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

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無紂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

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

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

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讓諫自賢加其

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夏出基等諫事湯

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筆宜用此為戒事

有得失毋惜盡言正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

民無謗焉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

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

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且鑿秦齊止玉八邑下

且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私富露

宋輔曰財用之盡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人

主以儉約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

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尊卑上下事事

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

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必身成富貴之

效唐太宗鑒秦人之敝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身成

正觀之治博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

大室過一時之欲者其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

著人主其可不察哉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

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肉也更受

賊祗法與帝王奢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

邪蘇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如一者徙宅而志其

妻孔子曰又有甚者築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

色以
來趨
誅

山
鑿
鑿

以愛
珠喻
貪欲

與公車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諫錄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及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入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惣六百四十二員選舉志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回止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備舉

馮贖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具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本傳

戊子二年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并史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雍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蘇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賜

魏徵
論
聽則
明

此信
必

畏天

因頌

朝而喜

祖孝雅系

論祭

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平立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日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表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雜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声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二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一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声音也。禮樂志。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曰：世傳之於是非，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音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其於閨門者，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洽，鳳凰來儀也。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

唐太宗

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声音之謂也然無声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樂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乱何其暗奉也而

輕泰山乎

香煙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放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乎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不輕赦

○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祥一歲再赦善人嗾夫養根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然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史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雉構巢於殿殿之上

祥瑞

出宮女三

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帝好祥瑞二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紙鵲於野外○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突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涼其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突厥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諭以交趾以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祖尚固辭上大怒

梅殺盧祖尚

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与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竊者盧祖尚鮮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陰徵容兒

唐太宗

敬謹

事等

手實

身許

手判

手判

不逾中人而有膽畧者同人主其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微神色不移上亦為之變威○嘗記告上家還言於上口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笑反自矜之望見微來慙懷中微奏事故以不已鷄竟死懷中○諫錄○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率堪為縣令者以名聞○南史符序

包丑三年三月○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明達事輔以文章夙夜悉心惟恐一物

失所用○法寬平閭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与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

至卒用玄齡之策盖玄齡善謀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賢相者推房杜焉○四月上御大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

應論執比來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国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

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在平馬周雖知客遊長安舍於中即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孝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准其能問何

聖德
下

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檀裘之威此刑事之明
繼也彦博曰王者之於万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
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
死亡授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遷其酋
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不用彦博策然突
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
頡利之地為六州其餘西北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
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与朝士相半

突厥傳及政要

范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亦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
別内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
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
國使殊俗醜類与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
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

正討
也

得而為夷也且以唐皇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憂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
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
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黜六月發卒修洛陽宮
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
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
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一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
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
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默
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
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此言誠有理宜即
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宿亦無傷也仍賜玄

張玄素
陽宮

論帝

素絲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
七人之言哉文素○上問房玄齡爾瑀曰隋文帝何如主
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
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餐食謂民反又千安反雖性非仁厚亦矧精之主
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
一日万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
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
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
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數百司自今詔敕行下
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正觀政要已意
范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

首肅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履歌而
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
者得行其所享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
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業勝矣臣不任君之事
則惰矣此万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補百
谷土谷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
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
作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
自稷以下分職以所焉若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
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万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
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
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
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

唐太宗

下事與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在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也

上讀明堂錄多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答囚背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任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與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及受禪命劉文静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以為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

除斷趾

禁鞭

天姿人怨

王珪

為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二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慈初即位有勸以威刑爾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為數字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

唐太宗

辨封
德拜
俗

貞觀
治效

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聚務畢奉
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其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
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
然眾亦服其確論傳本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羣臣語及教
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
父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
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上堅非反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
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
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顛項誅
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致大亂之後

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
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
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雜東西就食
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
四錢終歲斷死刑總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羣臣曰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魏徵傳及諫錄

致堂嘗見曰封論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其失魏
徵言若果澆訛難化為鬼魅則非也以書教已來觀
之三代之時固不及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虞夏
之質兩漢風俗且敢望周而唐之風俗又安能及漢邪
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荆土
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

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薄而人澆蓋
或三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澤瀉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
消息後世誠不及古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
義先之以敬諭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之
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
三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也

魏徵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
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
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反擒
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
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
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則德舜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
性而治之天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
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
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舜行
之四年遂致大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
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
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房玄齡奏闕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
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及力使百姓
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不恃甲兵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唐太宗

